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Michel Tournier

LE MÉDIANOCHÉ AMOUREUX

爱情半夜餐

[法] 米歇尔·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费滢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Michel Tournier

LE MÉDIANOCHÉ AMOUREUX

爱情半夜餐

[法] 米歇尔·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费滢 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2-2088

Michel Tournier

LE MÉDIANOCHÉ AMOUREUX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9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半夜餐/(法)图尼埃著;姚梦颖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139-3

I. ①爱… II. ①图… ②姚… III. ①短篇小说-
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1808 号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39-3

定 价 28.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 录

001	沉默的恋人
037	诸圣瞻礼节的蘑菇
061	德欧巴特之死
078	蒙特的纪念日
103	布莱丁和她的父亲
116	非洲奇遇
121	露西和她的影子
153	站着写作
157	公路幽灵
160	危险的怜悯之心
163	星空下的乞丐
178	稻草上的婴儿
189	东方三博士之法斯特王
195	安古斯
224	皮埃罗或夜之秘密
241	面包的故事
246	音乐与舞蹈的故事
250	香水的故事
256	绘画的故事
261	两场盛宴与纪念

沉默的恋人

伊夫·乌达尔。这是我的名字。我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在伊波尔，父亲是打鱼的，母亲来自一个成员众多的家庭。我的父亲靠一条小船在沿海一带捕鱼。他本可以独自一人驾船出海，却还是和另一个渔民一道捕鱼，同时等待我哥哥长大成为他的副手。正是这个哥哥的存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嫉妒他，并时时感觉到针扎一般想要超越他的渴望。至于超越的方法，每次我们到费康^①去参加周三大市集时，我总觉得它就在我眼皮底下。费康是一个港口城市，那里聚集着很多捕鳕船。将来，我哥哥只能在近海捞些鲭鱼、鲱鱼还有圣贾克贝，而我则要去远洋捕捉鳕鱼。他每天驾一条七米长的小船早出晚归，而我一出海就是四个月，乘坐一条足足七十米长、十一米宽的拖网渔船——在冬天，为了给接下来的远征做准备，人们会在干坞里修补它，那时我总是很羡慕地看着。他

① 费康：法国港城，临拉芒什海峡（英吉利海峡），在勒阿弗尔港东北，曾是捕鳕鱼的“都城”。

做的是小生意，而我则要干大事。我将会和其他五十名船员一道前往纽芬兰，甚至北极的深海浅滩，到全世界最冰冷的海域去。如今对我来说只有一件紧要事，那就是尽快离开学校，登上捕鳕船出海。法律禁止雇佣年龄低于十五岁的小水手，不过我知道只要在一个亲戚的监护下，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年幼的时候出海。就这样，多亏了一个当船长的远房叔叔，我在十三岁时签下了人生第一份合约。

我不清楚在工厂里的孩子们过得如何，在煤矿井底的生活又是什么样，或是孤单单生活在博斯那些平原上的绵羊堆里的感觉，但是我知道一个在大渔场见习的小水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简直就是地狱。就像当时的拉鲁斯大辞典在“受尽折磨”这一词条下注释的那样，“见习水手在渔船上受尽折磨，是船员中最悲惨的”。至于见习水手遭到众人剥削、践踏，挨打，甚至被鸡奸，船员们有两个依据为此辩护：“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他也要和别人一样”以及“这个工作就是这样”。这个工作，它包括“清洗”鳕鱼，也就是说放干它的血，并且把它放在大木桶里漂洗干净，然后扔到渔船货场。这个活儿需要双手在一个捕鱼“日”里持续浸泡在海水中长达十六到二十个小时。完全可以想象双手在腥咸的海水中长期浸泡后，发紫、开裂，甚至腐蚀，然后变得丑陋残破，甚至完全变形的样子。时至今日，我依然保有这可怕的学徒期留下的痕迹。

但是这活儿还不算是最惨的。因为在船员里还有一群“更肮脏的人”，他们处于阶层最底端，负责照顾那些因为劳累、紧张或酗酒而倒下的船员们。他们一般辅助厨子，拿着大汤碗、咖啡壶和饭盆穿梭在一个甲板与另一个甲板之间。或是挨个儿给围成一圈的船员发烟，并为他们点上，那呛人的烟味足以使他窒息。甚至就连他短暂地眯着眼睛睡一会儿的时候，也经常会被别人一顿拳打脚踢打醒，从草垫子上被拉起来，为值夜班的船员服务。我怎么能抱怨呢？况且这是我坚持了那么久才最终得到的工作！“真是个废物，这是你自找的啊！”然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上，船上的成员之间却奇怪而又异常强烈地团结一致，不是因为任何政治思想的灌输，而是由于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经济体系的受害者。这样的情况在所有被剥削的阶层里都普遍存在。悲惨和苦难让他们对彼此仇恨，然而他们又都非常清楚，这悲惨和苦难应该归咎于机器以及他们的主子。在捕鳕船上，主子就是船主。捕鳕船上普通的船员是看不到船主的，他就像一只神秘的吸血蚂蟥，一个躲在暗处的食人魔。只有船长才能够在每次捕鱼归来时见他一面。船长会向他做一个口头报告，用一些简明的数字说明这次出航的收益，顺带提一下船上人员的情况。说实话，对于一名船主来说，出海捕鱼期间一例重伤事故，甚至一起突发死亡，还不如账面赤字更让他印象深刻。正是这次会面决定了船主是否让整个船队再次出海捕鱼。

在我自己成为船长之前，我还从没有见过我的船主。倒是在我十六岁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出现在我作业的福瑞艾尔号渔船上。那是一艘有船尾跳板的拖网渔船，出海八天去考察格陵兰岛的海岸，却没什么大收获。船上的气氛本来就很紧张，而船主的这两个孩子——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的到来，让这一切更糟了。尽管如此，从他们被一艘私家豪华游艇带到船上那一刻起，船长就竭尽所能地让他们对福瑞艾尔号感到满意，甚至引以为豪，同时他还给他们俩对这个伟大的行业进行了一番启蒙教育。由于繁杂的工作占据了所有时间，我根本没有功夫追踪他们在船上度过的四十八个小时都干了些什么。然而我却无意间给他们的行程添了一笔，成为一起突发事件的主角。当时我正在刷后甲板，大副领着这两位客人突然出现。大副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总是对自己一脸精心打理的黑胡须以及花样层出不穷的名牌雪茄洋洋自得。他在我身边停下来，对叼在嘴上的一支刚好熄灭的雪茄做了个手势。由于拿着刷子行动不便，我勉强从口袋里拖出一只较大的铜质汽油打火机。接着我按下打火机，这也是学徒的职责之一。打火机里顿时喷出一条长长的火龙，还冒着烟。当我将火靠近大副的雪茄时，倒霉事儿发生了。海潮的撞击使我失去平衡，身子向前一倾，火焰迅速蔓延到他那乌黑发亮的大胡子上，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一声咆哮，向后猛地一跳。在他手边有一个装鲱鱼用的木

桶，上面躺着一条肥大的鳕鱼。他抓住它的尾巴用尽全力甩了我一耳光。在船上我们称之为“海上马鞭”——一种黏乎乎还带齿的皮带，所有见习水手都吃过这样的鞭子。我对这种粗暴的对待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所以也没觉得这么一下有多痛苦。但很显然，那个船主的年轻儿子似乎比我还不能忍受这样的行为。他和妹妹只转了半圈，便说：“走吧，娜黛姬。”我看着他们走远，思量着他们的不满只会加重大副眼中对这件事的看法。不过至少我知道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的名字。

确实我叫娜黛姬。我父亲说：“我为她选这个名字，是希望她美丽迷人。假如不是的话，这个名字就会让她显得可笑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个名字，我总是遭到别人的嘲笑，因为我与“美丽迷人”这四个字恰恰完全相反。在每个女孩的一生中，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一次决定性的考验，在那之后，所有一切都跟从前不一样了。看着女孩子在学校门口推推攘攘，只需一眼，你便能发现其中那些依然天真无邪的孩子，那些还没有经受过考验的女孩。她们或是略微偏瘦或是胖乎乎的，或是优雅得体或是激进昂扬，或是喜悦或是悲伤，但显而易见，她们并不为此担忧，甚至察觉不到。至于其他人，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女孩们深谙个中奥妙，她们对着镜子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将它深埋心底。在该死的某天，这些女

孩会突然问自己那个命中注定却又非常可笑的问题：“我漂亮吗？”从这时起，她们就得肩负起被异化的女性身份。是的，既然人们将丑陋的权利赋予男人，那为什么不同样也将它赋予女人呢？这权利值得所有女人为此战斗。同样，我们应该废除那种不向大于三十岁的女人询问年龄的无耻习俗。有些时候人们甚至避免影射女性的年龄，仿佛那是一个隐疾。如果我们结束这样的行为的话，女孩向女人转变的普遍标准就被摆在了一边，而女人也不再被当作是新鲜诱人的猎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抛诸脑后了。

我漂亮吗？我并没有对着镜子问，而是问了我的母亲。当时我十一岁，完全被母亲美丽、优雅、精致的上流社会气质所折服。我们从眼科大夫的诊所里出来，大夫刚刚在我的小鼻子上架了一副眼镜。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了。我偷偷地瞄向大街上的每一扇玻璃橱窗，努力想要从里面看到我的影子。本来我应该问：“这眼镜适合我吗？”但是由于那个“关键问题”和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于是普通的疑问悄悄让位了：“我漂亮吗？”我还是听到了母亲的回答，她史无前例地在我心上刺了一下：“不，但是你看起来很舒服，并且显得更聪明了，这样更好。”我非常沮丧，因为，舒服和聪明，这两个词在我看来什么都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两个选择：漂亮或者不幸。母亲的一句话把我推向了后者。“这样更好。”我怎么能相信这个洒脱却带有欺骗性的断言

呢？尤其当我母亲不管在人前还是独处时都显得魅力四射，拥有一切女人应有的品质。身为一名生在费康并且祖上世代代居住在佩伊德科的女人，她完全可以和国际女性队伍中最耀眼的那一部分媲美。

舒服和聪明，而不是漂亮和优雅。我用了好几年才接受这样的命运。最终我意识到就算它不是“更好”，它也不一定算是厄运，虽然看起来这两者互相排斥。我对愚蠢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生来不会出错，不知这算不算是智慧的象征。至于那些被我认定为愚蠢的男人，我对他们的态度游移不定，一会儿果断地拒绝，态度激进，没有任何挽回余地；一会儿忍不住心生宽容，尽管蔑视却带着同情的色彩。“我求你了，就这样，别说了。”我用这句话赶跑了不止一个人。

正如我看起来聪明的外表以及鼻梁上架着的一副眼镜表现的那样，我做了一些学问：在鲁昂学院获得古典文学学士学位。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亚历克西斯，他那时打算成为哲学教师。哲学家是一群聪明的工作者。他们把那些别人当作业余爱好来培养的东西当作职业，比如性情、敏锐、细致、洞察力、直觉、综合观点。正是这样，他俘获了我的心。我猜，不会有多少女孩子被那些伴有大量注解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著作诱惑吸引，但我的确是这样。退一步来看，我觉得他有些可笑，但我并不太在意。于是我们结婚了。当时我们都还太年轻，这只是双方家长的一致要